

天与人 有与无 道与器
形而上与形而下 理与象

中国哲学史

（空与有 性
法性）与相（法相）

阴与阳 动与静 一与二
变与化 损与益（因与革）

一与多 同与异 形与神 知与行
名与实 言与意 见与闻 之知与性之知

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概念简释

格物与致知 顿悟与渐悟
止与观 性善与性恶 天灾



之性 与气 质之性 力与命
元与气 精与气 五行 道德鬼神

元极太虚 古德以良良知 三统
三世 中庸 乾与坤 虚与实 体与用

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概念简释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概念简释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字数225000 印数·0001—302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171-X/B·5

统一书号：2103·16 定 价：2.00 元

目 录

1 论研究范畴的重要意义	张岱年
9 “有”与“无”	汤一介
17 “天”与“人”	许抗生
25 “道”与“器”	张立文
33 “形而上”与“形而下”	蒙培元
42 “理”与“气”	方克立
50 “空”与“有”	高振农
60 “性”(法性)与“相”(法相)	高振农
68 “阴”与“阳”	李德永
76 “两”与“一”	傅云龙
83 “动”与“静”	李中华
90 “变”与“化”	郭齐勇
98 “损”与“益”(“因”与“革”)	曹福敬
105 “一”与“多”	谢幼田
109 “同”与“异”	孙明章
117 “形”与“神”	瑜力涛
124 “知”与“行”	张子彦
131 “名”与“实”	马振铎
139 “言”与“意”	许抗生
147 “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	严健羽

152 “格物”与“致知”	默明哲
161 “顿悟”与“渐悟”	高振农
167 “止”与“观”	高振农
176 “性”与“情”	冯达文
183 “性善”与“性恶”	陈战国
192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刘宏章
202 “力”与“命”	那 薇
206 “天”	傅云龙
215 “元气”	葛荣晋
223 “气”	周桂细
227 “精气”	葛荣晋
234 “五行”	那 薇
239 “道”	王德有
245 “德”	耿忠平
251 “鬼神”	刘国梁
260 “无极”	吴 震
266 “太虚”	袁春华
272 “太极”	郑万耕
279 “良知”	默明哲
282 “三统”	蒲荣高
288 “三世”	吴熙钊
294 “中庸”	王守常
301 “乾”与“坤”	曹福敬
310 “虚”与“实”	李维武
318 “体”与“用”	吕彦博

论研究范畴的重要意义

张岱年

研究哲学史，必须研究哲学范畴的涵义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哲学范畴是理论思维的结晶。哲学家们进行理论思维，提出一些基本命题，凝炼成为一些哲学范畴。历史上的重要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每一个哲学体系是基本命题的体系，也是概念范畴的体系。如想了解一家哲学体系的内容，就必须了解其中概念范畴的真实涵义。

中国古代哲学是独立发展的，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哲学范畴。古代哲学家探索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和见解，从而创立了若干哲学概念和范畴。

中国哲学的固有范畴，导源于周秦时代。儒、墨、道、名、法、阴阳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概念范畴，或者提出了对于共同范畴的特定的解释，构成了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汉魏以后，佛教输入了，逐渐发生影响。佛教哲学有自己的一套范畴，与中国固有的哲学范畴不同。后来佛教徒也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的佛教哲学，也提出了若干特定的范畴。但是在宋明时代的哲学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从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哲学范畴。到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又输入进来，而且逐渐广泛流行，于是出现了中西哲学范畴共存并列的局面，中国学术思想的概念范

畴比以前更加丰富了。然而也呈现出古今杂糅、概念混淆的若干情况。时至今日，考察一些重要范畴的来龙去脉，分合演变的历史，确实是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范畴是一个翻译名词，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同的哲学学派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意义。现在我们讲范畴，主要取其广义，即指基本概念。概念是表示事物类型的思维形式，意义比较广泛，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谓之范畴。

范畴二字取自《尚书·洪范》，所谓“洪范九畴”，即九类基本原则。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名，具有今所谓概念、范畴的意义。《墨经》将名分为三类：达名、类名、私名。其中达名是意义最广泛的范畴。类名可分若干层次，较高层次的类名也是范畴。荀子提出共名、别名。共名也有层次的不同，“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较大的共名都是范畴。

韩愈分别了虚位与定名：“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虚位是空格子，可以填入不同的内容。定名则有比较确定的含义。道家的道与儒家的道，虽都称为道，但内容大相径庭，故称道为虚位。儒家宣扬仁义，道家则菲薄仁义，道家不能借用仁义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所以说仁义是定名。但是儒墨都讲仁义而理论不同，定名也不是绝对确定的。凡虚位都是范畴。根本性的定名也是范畴。

研究范畴，要结合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基本命题来研究。离开了哲学家的基本命题，哪一家的范畴的意义也就无从理解了。例如老子论道，提出了一些基本命题，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道的意义就由这些命题确定下来了。又如张载讲“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之凝释于

水”，“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等等。张载所谓太虚与气的意义，就由这些命题确定下来了。程朱关于理的命题，陆王关于心的命题，都是和他们的的主要哲学范畴密切联系而不可分割的。

研究范畴，首先要注意两点。第一，范畴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范畴都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要注意范畴的历史性。第二，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有其不同的范畴体系，有时虽然采取同一个范畴，而赋予以不同的意义；历史上唯物主义思想家与唯心主义思想家所运用的范畴，有时形式相同而内容迥别，要注意范畴的学派性。

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范畴，有些是和外国哲学的范畴相类或相近的，可谓一般性的范畴。如《庄子·秋水篇》说：“夫物量无穷、时无止。”所谓量、时，都是中西哲学共同的范畴。此类范畴尚多。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些重要范畴是独特的，是与西方、印度的哲学范畴迥然不同的。这些范畴有其固有的独特涵义，往往不易译成外文，最显著的例子有道、气、理、神、诚、太极、本根、本体等等。以下结合这些范畴的演变略加陈述。

道的本义是路，必行之路就是一定法则，于是引申为法则、规律之意。老子第一个用道字表示最高绝对，即最高原理之义。以后庄子、韩非所谓道都是最高原理之义。但是老庄肯定道是“先天地生”，韩非则确认道是“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彼此观点不同。张载提出“由气化有道之名”，赋予道以新的涵义，以道指物质世界的总过程。程朱论道，以道为最高的理。戴震则强调道即“气化流行、生生不已”的过程。道的范畴的历史演变中包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

对立。

气的概念最初见于西周末年伯阳父的言论中，伯阳父提出“天地之气，不失其序”的论断。孟子、庄子都讲气，以气与心对立起来。《庄子·外篇》提出“通天下一气”的观点。荀子则明确以气为万物所由构成的原始材料，水火、草木、禽兽和人都是含有气的不同形态。道家宣扬“有生于无”，以为气是从虚无产生的。张载开始以气把有无统一起来：“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通一无二”，将宇宙的一切都统一于气。朱熹把气纳入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之中，王廷相、王夫之则继承张载，强调气的第一性。通观从先秦到宋明的哲学，气的基本涵义是具有广袤性而能自己运动的客观存在。

理本是条纹之意，引申为秩序，亦即法则、规律之义。庄子、荀子都讲万物之理。韩非以理为事物的形式。汉魏晋唐的著作中，所谓理基本上都是规律、准则之义。张载肯定气的变化表现为理，强调“穷理”的重要。程颢、程颐开始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朱熹继承二程，以理为第一性的，气为第二性的。陆九渊则将理纳入心中，宣扬心即是理。通观先秦到宋明哲学，理字主要包含三层意义：一指事物的规律，二指道德的准则，三指最高的本体。唯物主义者肯定理是事物的规律，唯心主义者则以理为超越事物的绝对。

太极观念是《周易大传》提出的，据汉儒的解释，太极是“淳和未分之气”。周敦颐《太极图说》以“无极而太极”（一本作“自无极而为太极”）为宇宙演化的开始，其所谓无极与所谓太极的意义都不甚明确，总之太极是“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实体。张载则以太极为包穷阴阳的

总体的气。朱熹以太极为最高的理，其中包穷万理，是先于一切事物而永恒存在的实体。王廷相、王夫之则明确肯定太极是气。在太极范畴的演变过程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更是明显。

神字本是神灵之意，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所谓神指有人格的神灵，这是原始宗教的观念。人类的意识作用也称为神。荀子“形具而神生”，所谓神即意识作用之意。《周易大传》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以神指自然界中的微妙复杂的变化。“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这是对于神字意义的改造，使神成为一个新的范畴，此神不是神灵之神，也不是形神之神。北宋时代，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都继承《周易大传》，以“神化”说明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其主要意义是说天地万物都含有内在的变化的功能。神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最独特的范畴。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又一个独特而难懂的范畴。诚字本是一个道德规范，指一个人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引申而指前后一致、始终一贯。自然界古往今来，表现一定的规律，春夏秋冬的秩序永无改易，亦称之为诚。《中庸》以诚为天道，又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所谓诚即是“不贰”之意。荀子亦说：“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不苟》），所谓诚即是有常。《中庸》又以诚为圣人的精神境界。荀子亦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诚字具有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天道之诚）和现实与理想的一致（圣人之诚）的双层意义。程颐论诚云：“真实无妄之谓诚”。真实指客观实在性，无妄即一

切合理，指客观必然性和现实与理想的一致。王夫之论诚，基本上亦是真实无妄之义。王夫之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若夫水之固润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尚书引义》卷四）又说：“诚者，约天下之理而无不尽，贯万事之中而无不通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三）诚即是实在而又合理之义。以诚为天道，又以诚为圣人的最高境界，这表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

翻译名词中有所谓本体，指根本的实体。现在常讲的“本体论”，是根据西方哲学所谓本体来翻译的。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关于本体的学说彼此不同。近代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把本体与现象对立起来。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本体范畴，其意义却与翻译名词的本体迥然有别。张载以太虚为“气之本体”，朱熹以理为“性之本体”，王守仁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他们所谓本体与所谓气，性、心之间并无近代西方所讲本体与现象之分，而是本然之义，指本来的状态。如果以近代西方所谓本体来解释张、朱、王所谓本体，便大谬不然了。这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认真注意的。

近年许多哲学史论著采用西方哲学范畴来解释中国哲学，往往认为老庄的道、程朱的理是绝对精神。其实，绝对精神是近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尤其是黑格尔的用语；中国老庄的道、程朱的理，与黑格尔的本体学说固有类似之处，更有不同之处。老庄的道是无为的、无意志无意识，固然没有物质性，也没有精神的特性，而只是一个抽象的绝对。程朱的理亦然。朱熹明确宣称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在朱熹的体系中，理居于第一位，气居于

第二位，而心则居于第三位，有气而后有心。朱学强调不应以“知觉运动”为性。所以，把程朱的理称为绝对精神，是不恰当的。老庄的道与程朱的理都是思维的虚构，可以称为绝对观念。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就是绝对精神。老庄的道、程朱的理都只能称为绝对观念，不宜称为绝对精神。这些细微的区别也是不可忽视的。

以上主要是说明，研究范畴，理解哲学范畴的真实涵义，注意中外哲学范畴之间的异同，对于哲学史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古代哲学所有的范畴，不是彼此孤立的，范畴与范畴之间相互有密切联系，也可以说，所有的范畴构成一个总体系。这个总体系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体系，它是历史的，即是有先后相承的发展演变的关系；它是逻辑的，即说它又有本末大小的层次关系。

每一个重要哲学家有其一家的范畴体系，每一个学派有一个学派的范畴体系，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范畴体系，通贯不同时代，更有一个总的范畴体系。

一家的范畴体系似乎比较容易研究，但是也有其困难之处，体系之中的各个范畴有层次之分，如果对于一家哲学的范畴层次没有深切的考察，轻率地议论一家哲学的范畴体系，那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一个学派包括先后多家，其中包含范畴的扩充演进的情况，就更比较复杂了。至于一个时代的范畴体系之中，包括不同学派，这不同的学派的众多范畴之间，又有相互排斥、相互吸取的关系，错综复杂，更属不易耙梳。至于通贯不同时代的总体系，更是同源分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枝条扶疏；对于历史上出现的

各个范畴，加以分析综合，既要注意历史的次第，又须了解学派的区分，还须注意各家体系之中逻辑的层次，这就更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了。这是需要长期钻研才能取得成果的。

中国古代哲学中，哪些范畴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哪些范畴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哪些范畴可以经过改造而继续采用？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理论工作者必须考虑的。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水平，使每一个哲学范畴的涵义更加精确，从而在哲学史的研究中真正贯彻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1984. 1. 26

“有”与“无”

汤 一 介

“有”和“无”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最早见于《老子》。《老子》第四十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这两句话可以了解到，“有”和“无”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并且是表示宇宙发生过程的两个基本概念。但“有”和“无”，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它们的涵义在这里还不大清楚，这就必须从整个《老子》这部书来分析。

从《老子》全书看，老子是把“道”作为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的，天地万物都是从“道”产生的。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五章）这个“先天地生”的东西就是“道”，所以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二章）“一”就是“有”，指的是尚未分化的“存在”（或者可以解释为“尚未分化的气”，《老子河上公注》就有这种看法：“一者，道始所生，大和之精气也”）；“二”是由“一”分化出来对立的東西，也有人说是阴阳二气或者是天地；有了对立的東西就能产生第三种东西，这样万物就演化出来了。“有”指的是天地万物这些存在着的有形有象的东西，它是“天地万物”的总名称。从这里看，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的过程，而“无”就是说的“道”。为什么老子要用“无”来说明“道”、说明

宇宙的本原呢？因为照老子看来，具体的东西都是有名有形的暂时的存在，“可道”之“道”则非“常道”，“可名”之“名”则非“常名”；而“道”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因而只能用“无名”、“无形”来说明它，“道常无名”，“大象（按指“道”）无形”，“无”就是“无形”、“无名”的简称。在老子看来，“无”这个概念的涵义和“道”的涵义是一样的。因此，如果说“有”是指“存在”（实指“存在物”）的意思，那么“无”并非指“不存在”，而是说它是超言绝象的永恒的“存在”。所以老子形容“道”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老子》第二章）意思是说：“道”从古到今，它的名字不会废去，靠它才可以知道万物的开端。

对老子的“道”的涵义，有两种主要的不同看法：有的认为“道”是精神性的东西，因为它先于宇宙（即“天地万物”）而存在，只能是精神性的东西；另一些同志认为“道”指的是最原始的材料“元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的是宇宙由未分化的混沌状态的“元气”，分化成天地万物的过程。看来，老子的“道”或许两方面的意思都有，但由于他过于强调了“道”的先于天地而存在，又是产生天地万物的超言绝象的东西，不免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由于老子讲的“无”或“道”可以作出上述两种解释，因此以后的哲学家往往从老子的“道”出发，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战国时，齐国稷下有一学派，他们的学说保存在《管子》的《白心》、《内业》、《心术》等四篇中，就是把“道”看成是“气”的，如说：“灵气在心，一来一逝，

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内业》）然而发挥老子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家则是庄周。庄周提出“无有”这一概念来说明“道”，他说：“秦初有无，无有无名”（《庄子·天地》）。他认为，“万有”存在之前是“无”，而这所谓“无”不仅是“无名”、“无形”，而且是“无有”。在《庚桑楚》中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亦无有。”所以庄周的“无”的涵义就是“虚无”的意思。他认为，万有是从“虚无”中产生，“存在”是由“不存在”而来，也就是说“无中生有”。如果就个体说它原来不存在，而后来存在了，可以说是由“不存在”到“存在”；但就整个宇宙而言，则不能说由“不存在”到“存在”。庄周对“有”和“无”的关系的看法无疑是唯心主义的。

从战国末到西汉初，老子的哲学思想仍有很大影响，继续发挥他的哲学思想的也不少。例如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著作中，都使用“有”和“无”或“有为”和“无为”等概念，这里不去细说。西汉的许多哲学家很少使用“有”和“无”这对概念了，唯严遵《老子指归》则论证了“有”和“无”的关系，在解释“道生一”这一章中，他说：“有生于无，实生于虚”，“道虚之虚，故能生一”。看来，严遵是把“无”解释为“虚无”，而“道”的性质就是“虚无”（谷神子注谓：无本寂寥是虚中之虚，始生一者也），他把“有”解释为“实有”，“万物之生也，皆元于虚始于无”。但由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道家思想受到了排斥，故

“有”和“无”的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到多少进展。

魏晋时期哲学为之一变，老庄学说盛行，于是“有”和“无”这对概念又成了魏晋玄学的最基本的范畴。但是，魏晋时期不同的哲学家，由于对宇宙（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看法不同，因此对“有”和“无”这对范畴的看法也不相同。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公元226—249年），认为“无”是事物的本体，而“有”（万有）是本体的种种表现，他说：“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变化无穷的天地万物，必定有一不变者作为它存在的根据，这个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本）就是寂然不动的“无”。

“无”既然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那么“有”（万有）就离不开“无”，这是因为“无”是“有”的“本体”的缘故。“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老子注》第三八章）如果不“以无为体”，那就是“舍本逐末”。由于“无”是“有”的“本体”，因此，形形色色的天地万物要由它来统一，“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注》第四二章）王弼以“无”为“体”、为“本”、为“一”；以“有”为“用”、为“末”、为“多”。他又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将于全有，必反于无。”（《老子注》第四〇章）天地万物（万有）都是有形有象的具体存在，而这些有形有象的存在物得以发生，是由于“无”这个本体存在的结果，因此要想使形形色色的事都得保全，就必须把握着本体之“无”。王弼的“无”虽和“有”相对，但并非“虚无”，它实是从“万有”抽象出的